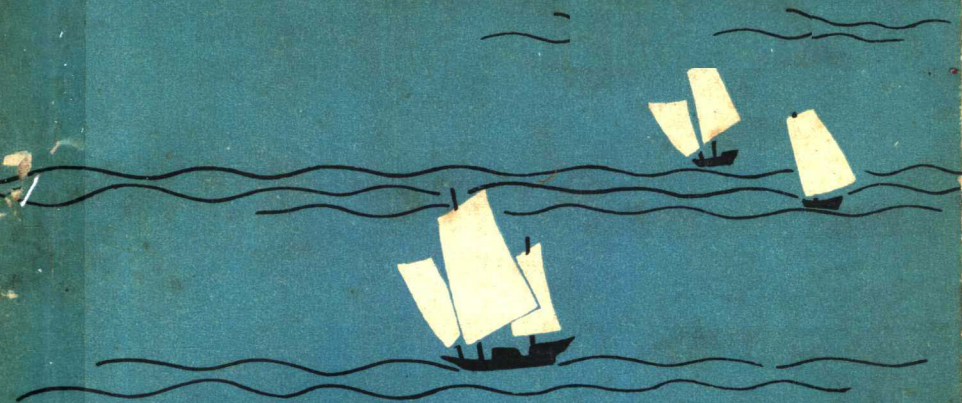




風
帆

袁
鷹

風 帆

袁 鷹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这是作者近年来的散文集。这五十多篇散文里，有描写祖国各地山川人物的报告文学和游记；有抚今追昔、鼓舞革命情怀的杂感；有抒情写意的小品；另有一部分是对阿尔巴尼亚、越南以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歌颂。全书文笔清丽，洋溢着饱满的政治热情。

封面画：廖 印 堂

装饰画：廖 印 堂
柳 成 蔭

風 帆

书号 1680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134,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7 $\frac{15}{16}$ 插页 2

1963年7月北京第1版 196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0000册 定价 (3) 0.62 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目 次

第一輯 山川人物

井岡山記	3
茨坪燈火	3
紅軍路	7
青山翠竹	12
風雨獅子岩	15
夔州秋興	24
白帝城高	25
夔府斜陽	28
千家山郭	31
神龍初起	33
深夜紅光	35
瞿塘峽口	38
山間通道	40
江城詩話	43
戈壁水長流	47
莫索灣夜話	60
城在白楊深處	76
天山路	82

东海明珠·····	89
西安二題·····	96
灊桥楊柳·····	96
虾蟆陵·····	99

第二輯 風帆小集

筏子·····	105
白楊·····	108
江水·····	110
归帆·····	112
聚散·····	115
小站·····	118
叮嚀·····	121
香雪·····	123
长亭·····	125
渡船·····	128

第三輯 心潮曲

六十年代的钟声·····	133
墙外桃花墙里血·····	138
信念·····	141
囚室內外·····	145
岁寒松柏·····	149
远方·····	153

青春寄語·····	158
知音·····	172
一品紅·····	176
江南一枝春·····	180
芦沟桥上看台灣·····	184

第四輯 天涯若比邻

寄到地拉那·····	189
越南情思·····	192
信·····	192
竹子·····	194
抗战鞋·····	198
牢房·····	200
“你記得越南的树嗎?”·····	203
葵藜頌·····	206
湄公河的曙光·····	210
太平花·····	215
“我們是日本人!”·····	220
非洲的血·····	224
春天的种籽·····	228
火与劍·····	233
歌声飘过高墙·····	238
小跋·····	248



第一輯

山川人物

井岡山記

茨坪燈火

黃昏過後，當夕陽的最后一抹余暉在山峰后冉冉消逝的時候，茨坪的電燈便一齐亮了。

井岡山人每次在說到這座群山環抱中的山城新貌的時候，總是怀着特別激動的心情，用着特別興奮的語調。人們把茨坪比作滿天繁星中最明亮的一顆，滿園鮮花中最艷麗的一朵。這樣的比擬，並不過分。也許到了夜晚，會感覺它分外親切，體會也分外深刻些。

此刻，我們正站在一座小山坡前。面前是一片黑黝黝的天空，茨坪周圍的群峰，隱沒在夜幕深處，連輪廓也看不清。但是，遠遠近近的電燈光，却是一個接一個、一片連一片，結成了一圈璀璨的大燈環，使天上星斗也黯然失色。別說黑夜里瞧不到什麼，光憑這一片片燈火，不是可以依稀辨認出它們是從哪里發出來的么？

那里不是黨委會和管理局的辦公樓嗎？此刻，井岡山的領導者們和干部們，也許正在討論秋收冬種的安排，

也許正在擬訂冬季砍伐竹木的計劃，也許正在全神貫注地學習《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那兩座緊緊挨着的燈火通明的樓房，不是長途汽車站和郵電局嗎？夜班職工們也許正忙着把井岡山同四面八方聯結起來，司機在仔細檢查車輛，郵務員把新收到的報紙雜誌和遠方來信捆在包里，準備明天一早送到垦殖場分場和人民公社去。井岡山大廈和百貨公司工地的燈光，徹夜不熄，人們冒着秋夜的風雨，把一疊疊磚瓦、一根根木料往上加添。山坡上，透過樹叢，有幾星燈光，敬老院的“老革命”們，也許又在為後輩們講述毛委員當年同井岡山人民一起生活和戰鬥的故事了。醫院里，在乳黃色的燈光下，護士們也許正在微笑着為又一個剛出世的井岡山人洗溫水澡，高興地小聲贊賞：“瞧，這小傢伙有多胖！”招待所的每一間屋子都亮着，每一間屋子里都住了人，他們有的不遠千里而來，到這天下名山來求經取寶，有的帶着機器、零件，帶着遠方人的一片熱情來支援井岡山的建設，有的帶着新的經驗和成就來參加會議……

明亮的、燦爛的茨坪燈火，你的每一盞燈光，豈不就是井岡山人的一顆跳動的、熾熱的心？當人們在勞動、工作和學習、休憩的間隙，對着面前的電燈凝神的時候，會想到什麼呢？老俵們、老蘇區幹部們會想起漫漫的長夜，井岡山上從來沒有過電燈，世代代都是燒一根竹片來照明，最好的時候也是一盞茶油燈。下放幹部、轉業軍

人和外地青年們，会想起三年前剛上山时候的茨坪，想起到深山里砍茅竹时候的大風雪，想起石獅口修建水电站的緊張战斗。是的，正是井岡山人，按着党的指引，用自己的双手叫水发电，叫电上山的；正是他們自己砌上井岡山的花崗石，砍下井岡山的茅竹和松杉楊榆，盖起一座座工厂和新楼，使茨坪一天天更加光耀夺目，雄偉动人。

明亮的、燦爛的茨坪灯火，使我想起一位將軍說过的一件往事：三十年前，毛澤东同志帶着部队上井岡山的时候，由于灯油十分艰难，曾經亲自規定过：所有的单位和部队，办公时只准点一盞灯，可以用三根灯芯；不办公时，灯就得熄掉，每个連部留一盞灯帶班查哨，但是只能用一根灯芯。全体紅軍和机关，严格地执行着这个規定。晚上，一听到熄灯号响，全茨坪的灯火一起熄灭了，每个連部只留下一盞，在昏黑的山路上緩緩浮動。

于是，我們仿佛看到那一盞盞油灯了。茅草屋擋不住風雨，灯芯上微弱的火焰老是在抖动着。在一盞油灯下，紅軍指揮員們圍着一張破木桌，正在部署新的战役，研究剛收到的有关山下白匪軍活动的情报；在一盞油灯下，紅軍战士們正在开控訴会，一个俘虏兵正在控訴地主恶霸怎样搞得他家破人亡；在一盞油灯下，司务长正在細心結算每人每天五分錢的油盐菜金，划算着怎么去多搞点盐；在一盞油灯下，赤卫队长踏着崎嶇的山徑去查

哨……就在我們現在站立的这座小山坡上，不正是当年遂川县苏維埃政府的旧址么？不也正是在一盞油灯下，县苏維埃政府的委員們在兴奋地研究分田地打土豪的工作、忘記了屋外正是深沉的夜么？

在井岡山的油灯下战斗过、工作过、学习过的同志們，你們还记得当年茨坪是个什么样子嗎？当你們圍着一星灯火暢談未来的时候，你們談到过有那么一天，茨坪的灯火会照耀得如同白昼嗎？刀光血影的三十年过去了，就在毛澤东同志住过的地方，就在你們当年流过血汗的地方，你們的下一代，正在实现着你們当年的理想。就在当年只能点一根灯芯的地方，如今亮起了千盞万盞电灯。

听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水电站开始发电的那天，敬老院的老人們都兴奋地佇立在电灯前，久久不肯离开。他們大声地、不停地談論着，眼眶里浮起了泪花。有一位老人說：当年毛委員和紅軍在井岡山时，就宣傳过共产主义就是苏維埃政权加电气化。那时候还不懂哩，現在呀，有点明白起来了。

可敬爱的老年人啊！井岡山的电气化远沒有实现哩。井岡山人正在发揚三十年前点一根灯芯的革命傳統，艰苦奋斗，勤勤恳恳地建設。要叫井岡山的水发出更多的电，要叫电推动更多的机器，照亮更多的人家，照着更多的笑脸。

在茨坪的大灯环中，最亮的是两串珍珠似的灯鏈，从井冈山革命烈士紀念塔上垂下来。紀念塔矗立在一座小山頂上，这两串灯鏈，全茨坪都能看得到。人們說它們像革命烈士們的眼睛，日日夜夜在看着井冈山。这是多么好的比喻啊。它們像革命烈士們的眼睛一样地清澈明亮，炯炯有神，深情地注視着这一大片茨坪灯火，守卫着井冈山每一个喧騰的夜晚。

紅 軍 路

这是一个井冈山上难得遇到的秋日。晴空万里，只有片片白云在緩緩游动。太阳虽說还在东边的山峰背后沒有完全露臉，它送来的溫暖却已經把前几天随風雨俱来的凉意和阴霾扫淨了。这样的好天气，翻一千七百多米高的黄洋界山路去大隴，虽說有五十里之遙，却也是一件愉快的事。要知道，这不是一条什么普通的山路，这是紅軍在这里来往过、战斗过的山路啊！黄洋界是当年紅軍五大哨口之一，而且是通到宁岡县去的必由之路，是白匪几次三番向山上竄犯的要道。有一次，湘贛两省的敌人，用四个团的兵力沿着这条山路攻打黄洋界。当时在山上留守的紅軍，不足一个营。这一营战士，就凭着黄洋界天險，浴血奋战，阻遏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鋒。后来，紅軍架起了迫击炮，通通通一連三发炮彈，发发俱中，

打得那群白匪七零八落，慌慌張張地夾着尾巴逃下山去。你还記得毛主席的“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宵遁”的詩句嗎？他写的就是紅軍在黃洋界上的勝利。

天氣是好天氣，路是紅軍路，同路的幾位同志，又不是偶然相遇的旅伴。他們是奉井岡山黨委之命、帶着一項特別的任务下山去的。原來黨委為了整理井岡山地區的革命鬥爭史，正在多方面征集材料，這幾位同志都是黨中央機關的下放幹部，臨時被調來參加整理革命鬥爭史的工作，今天下山的任务，就是到大隴、龍市和茅坪去拜訪一些老革命，然後再陪他們上山來到茨坪，參加黨委召開的座談會，回憶一下井岡山的榮光歷史。

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俱備。我們這一行八九個人的小隊伍，清早便由茨坪上路了。

這條漸遠漸無窮的石子路，在深山幽谷間盤旋，忽高忽低；在芭茅草叢里伸展，時隱時現。有時直起直落，好像垂直地掛在山頭的雲梯；有時曲曲彎彎，若斷若續，又像神秘地藏藏在亂草間的溪水。有時橫鋪在山腰，頭上是懸崖，腳下是深淵。有時山窮水盡，柳暗花明；有時豁然開朗，一直可以望到幾十里外的群峰。

正是這條路，是當年老紅軍行軍和戰鬥走过的路，是毛主席從茅坪、從大隴上山走过的路，是毛主席帶着隊伍下山到寧岡去背糧走过的路。

紅軍路，是艱難的路。是在人迹罕至、飛鳥不到的深

山坳里，披荆斬棘，用一滴滴血、一滴滴汗鋪成的路。

紅軍路，是革命的路。它的下面，連着井岡山的泥土，連着井岡山人的紅心；它的上面，連着風霜雷电，連着万里长天和一輪旭日。

井岡山人永远記住这条紅軍路。走在这条路上，就会想起毛委員，想起老紅軍，想起艰辛的战斗年月，想起三十年前在井岡山上高高飄蕩着的紅旗。

当年，就靠着这条山路，行軍，送信，运粮草，运子彈，下山打土豪、打白匪。紅軍路，你为革命建立了难以磨灭的功勋！今天的井岡山，跨上了社会主义建設的駿馬，它需要更寬更长的大路。就像山上人們唱的：“井岡山峰高，滿山都是宝，人少路又远，宝也成了草。”井岡山人，怎能看着滿山的“宝”冷冷清清地变成了“草”？人，是有的。井岡山有豪情不减当年的老革命，有吸吮着革命奶汁长大的紅軍第二代，有响应党的号召来开发井岡山的革命儿女，有不远千里而来支援山区建設的技术工人。万事俱备，現在是需要开路！要在紅軍的脚印上，用紅軍的精神，开一条紅軍沒有走过的公路！

在茨坪曾經讀到一首井岡山同志写的詩，那里面有这么几句：

紅軍路，紅軍鋪，
風風雨雨三十年。

新輩今从此路过，
鋼釘直插山岩間，
打眼爆破硝烟起，
山裂路加寬。

如今，走在石子鋪成的山徑上，眺望黃洋界上的公路，我們看到的正是這一派磅礴的氣概。就像從長空降下一條黃龍，在黃洋界最高處翻過嶺來，在叢山間呼嘯翱翔，歡騰跳縱，來回九疊，上下千仞，終於長吟一聲，奔落山崖，直向平地歇下腳來。

據說有一位修過康藏公路的工程師，曾經把黃洋界公路同那條舉世聞名的公路相比較，結論是：不相上下。這話是否確實，可以暫且不管；但是井岡山人修黃洋界公路的勁頭，那是不愧為老紅軍的繼承人的。他們冒着嚴寒，迎着風暴，在紅軍當年流血流汗的地方，搭工棚，開岩石，填土方，埋火藥，炸山頭，毫無難色；水里來，雪里去，說干就干，在困難面前不皺眉，在艱苦面前不變色。道道地地是當年紅軍的英雄氣概。

在井岡山上，人們傳說着謝長生三戰黃洋界的故事：一九二九年，謝長生是紅軍的一個小號兵，在保衛黃洋界的一次戰鬥里，他挺立在被槍彈交織着火網的山頂上，一個上午吹了三次沖鋒號，直到戰鬥結束，才發現號柄上的紅布上，被打了兩個窟窿。二十年後，一九四九年，他二

上黃洋界。那時他已經當了農會主席，給解放軍帶路上山來清剿國民黨殘匪，在山東奔西走，翻山越嶺，幾個月里，走過了許多山路，踏遍了許多山頭，終於把殘匪肅清了。又過十年，一九五九年，黨派謝長生到黃洋界來領導整個修路工程的工作。花白头發的謝長生，早不是三十年前小號兵的模样，可是，當他一上了黃洋界，眼前浮現起三十年風風雨雨的歲月，三十年前紅軍戰士的雄姿，這個老紅軍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氣概，便陡然百倍地增添了。三十年前，在黃洋界上，他用號聲激勵着戰士們打開前進的道路；三十年後，也在黃洋界上，他用對黨的赤胆忠心，用對井岡山的熾熱的革命感情，領着大伙兒打開一條社會主義大路。

謝長生和他的許多伙伴們開拓出來的這條公路，不正是一條新的紅軍路嗎？當人們坐着汽車，奔馳在那寬廣平坦的公路上，看着漫山遍嶺的竹木礦藏一天天開發出來，看着一輛輛大卡車滿載着井岡山的寶物源源不絕地開下山去，又滿載着許多機器和工業品開上山來的時候，當人們在那些懸岩和峽谷間，依稀辨認出當年的紅軍路的時候，親愛的同志們，你們會想些什麼、說些什麼呢？過幾天將要被迎接上山來參加座談會的老革命們，當你們沿着紅軍路上山，看到這條井岡山從來沒有見到過的大公路的時候，你們又會想起什麼、說些什麼呢？